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四十二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建炎四年九月一日庚子盡十月一日庚午

九月一日庚子呂頤浩駐軍於饒州　呂頤浩為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兼知池州張道王渙顏孝恭巨師古楊惟中王瓊六軍皆聽節制李成寇江州頤浩乃駐軍於

饒州四望山

三日壬寅知德安府陳規以王命招馬友降　馬友擾於京西湖北也以其衆寇德安府圍城數月不退知府陳規守禦甚嚴友不能近規乃與友約通買賣鹽一斤為錢二十千八月有使往四川回者以路不通行留使府中規乃與奉使謀令以王命招友受降友許諾計成而奉使行友乃以文字報前路不得邀掠奉使至孝感縣尉告之以前途難行奉使遂止而友復猖獗矣時曾

成屯於三龍河也

四日癸卯通泰州鎮撫使岳飛入泰州　七月岳飛除通泰州鎮撫使至是以本部兵入泰州飛治軍嚴整將士畏之禁止軍中不得騷擾百姓尤得民情　馬進入興國軍　馬進自黃州渡江由大冶縣寇興國軍知軍李儀及軍縣官皆在城中遂開門納之進入城買賣不殺掠入官軍馬　趙延壽寇德安府　趙延壽號趙不忙以衆犯德安府陳規禦退之

二十日己未金均房州安撫使王彦及桑仲戰於平麗縣長沙平仲敗走追至竹山縣而還　平仲退據房州王彦在金州時中原盜賊蠭起大者據縣鑄印章擅生殺更相吞噬以圖非望而飢饉荐臻無所資給惟四川號為全富金州適當蜀之門户彦撫民治軍寬猛得宜軍民皆信嚮之巨寇桑仲以陷襄陽進攻均房知州李倫清韋知幾脱身奔竄仲勢益張有窺四川之意擁衆號三十萬直犯金州白土關彦以官軍保長沙平衆者

彦之舊部曲也以申狀懇請於彦曰仲於公無敢犯顧假道入蜀以就食耳彦子將佐曰吾素知桑仲之為人善馭士卒輕財善鬬然勇而無謀决為諸公破之乃遣統領官門立為先鋒立血戰不勝馬陷於淖中其子璋馳馬適過立呼之使救璋不顧而去立遂被執為賊碎其屍立駡不絶口而死人心震恐且糧食不繼或請避賊鋒彦曰方今金人在陝右桑仲在安康則四川腹背受敵奈天下何吾荷國家厚恩誓不與賊俱生以母老託

其友遂同統制王宗尹相為掎角時官軍纔二十人彥謂諸將曰大丈夫要當以忠義死節豈可效鼠輩偷生負國敢有言避賊者斬人皆奮勵願爭先致死巳未賊張步騎六道並進其勢甚盛彥執旗大呼麾士士先悉力死鬬自辰及酉大敗追襲二百餘里賊陳永還據房陵

張浚以陝西五路軍於富平為羅索所襲諸軍不戰皆潰　先是張浚以川陝宣撫之職後生氣銳欲聚兵深入削平禍亂初至漢中會諸將問大舉之策前軍

統制王彦獨以為不可曰陜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有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兵利閬興洋以固根本設若敵人犯境則檄諸路將帥互為應援以禦敵若不捷亦未至為大失也時浚之幕客皆輕浚其氣亦鋭見兵馬已集謂大功可成要當疾進聞彦之言皆相視而笑曰提兵數萬乃畏怯如此何日可成大功彦以計不行即請為利州路鈐轄而去後浚駐於秦州金人敗吴玠於彭店原復還河東浚欲大舉因問威武大

將軍曲端有何計策端謂承平之久人不經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且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俟十年方可議浚不喜乃曰將軍持不戰之說豈可以當大將端曰唯遂納威武大將印用端為參謀時王庶亦為參謀論不協端因辭遂以為都轉運使隨軍而已端與彥之言不用由是浚與幕官劉子羽輩專為攻戰之謀嘗會諸幕客中有言兵馬一集可以掃金人盡者浚大喜之幹辦公事郭奕應聲曰不知是怎麼地一掃用條箒

掃唯復用掃箒掃一坐皆驚愕浚亦默然是時大舉之議已定三尺之童皆知其不可幕容與兵將皆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唯諾相應和者十八九間有反復論難者又持之不堅獨楊晟極言其非浚不從兵事既舉晟乃求行邉不隨幕府浚乃竭全陜六路事力舉於富平金錢銀帛粮食如山積浚以熙河路帥劉錫為都統制浚以九月發秦亭親督戰六路兵二十萬馬七萬約以更相策援浚見兵馬俱集大喜謂當自此便可以

徑入幽燕問曲端如何端曰必敗浚曰若不敗如何端曰若宣撫之兵不敗端伏劍而死浚曰可責狀否端即索紙筆責令狀曰如不敗甘伏軍法浚曰浚若不勝復當以頭與將軍遂大不協金人屯於大封縣相去八十里而婁室貝勒方在綏德軍衆請擊之浚曰不可夫戰者當投戰書約日會戰乃遣使投書金人不報書凡數往浚大書於榜曰有能生致羅索貝勒者雖白衣亦授節度使賞銀絹皆萬計羅索貝勒自綏德軍來移軍與

官軍對壘其榜軍曰有能生致張浚者賞驢一頭布一疋羅索貝勒率數十騎登山以望浚軍曰人雖多營壁不同千窓萬孔極易破耳浚猶遣使約戰金人許之至期輒不出兵以為常浚以羅索為怯且曰吾破敵必矣幕客有請以婦人巾幗之服遺羅索諸路鄉民運粮草錙重者絡繹於道路至軍則統寨安泊每州縣自為小寨以車馬為衛十十五五相連不斷先是知鳳翔府兼權永興軍路經略安撫司公事吴玠謂地勢不利宜據

高阜衆曰我師數倍又前臨葦澤非騎兵所宜不聽是日也羅索貝勒選三千騎蓐食令哲爾格貝勒率之囊土踰淖徑赴鄉民小寨鄉民奔亂不止踐寨而入諸軍驚亂浚秉騎急奔諸軍皆潰唯環慶路經略使趙哲牌旗不及捲衆呼曰環慶路經略趙郡丞先走至汾州乃稍定金人得勝不追所獲珍寶錢帛如山岳不可計郭奕為詞曰羅索天王傳語張老謝得送到粮斛秤不留一件怎生見得多少浚自愧輕舉無功乃歸罪趙哲矣或有

以諸葛孔明比浚者幕客或以為譏而怒之彼曰非敢譏也孔明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是以似之

二十五日甲子金人陷楚州　金人用降人衡進言專攻北壁四十餘日晝夜不息砲著敵樓飛石中趙立股骨折而死徐州人臧進埋其屍立死之六日而城陷立一妻一妹一女年十二歲一男方總角或遭擄掠或被殺害皆盡後有人見其男在敵寨中猶言我爹爹死後便有此事聞之者為之墮淚立在楚州也視金人如仇

讐每言及金人必嚼齒而怒常戒約士卒惟以殺金人為言且曰若不幸城陷則當備巷戰每一巷口皆以磚壘合隔三五巷為一間道出兵以殺金人則金人可以盡殺每戰皆屨陳行為旗頭見士卒有回顧或退移一步者定行軍法故人人用命不敢有退怯心君子謂向使立以陷城巷戰而死其忠義之節必高於張巡許遠之上惜乎死於砲下餘威不得見之哀哉加贈奉國軍節度使謚忠烈立廟楚州與十人恩澤皆無承受者初

兵入楚州也有徐軍民老小僅數千强壯唯二千又有
楚州將兵約二千四縣民約五千淮陰縣首領嚴宗義
兵亦不滿萬人受圍既久徐州人漸有歸鄉而去者圍
城初有野麥野豆可以為粮後皆無生物有鳬茈蘆根
男女無貴賤斸掘之後為水所没城中絶粮食至草本有
屑榆皮而食者親戚互相啗至城陷而心不變城陷之
始四縣民兵爭門而出往往有得生者民兵首領萬五
石琦蔚亨號為千人敵皆得出唯左彬不忍棄其妻彬

乘馬坐妻於馬後以繩維之手提大刀爭門而出手殺數十人力困而死紹興五年徐州將校出立屍改瘗自頂至足無一指脫落者唯左股為砲所傷骨折不續人皆奇之

中興姓氏忠義傳曰趙立徐州人也少為軍卒建炎三年領兵數千與金人苦戰徐州互有勝負以衆寡不敵率兵走楚州尚有八百時無守即命立為泗楚州鎮撫使金人以重兵圍之一年盡其攻擊之術立以死拒破之城中居民有小過即誅斬一家使無遺類

威勇振一方前後殺金人數萬多以其尸懸之城上金人每欲渡江以立止梗淮東故不敢渡劉光世以兵五萬聚潤州畏大金不敢進朝廷命以兵救立不敢來詔加觀察使後拒大金於城上中砲而死年三十七大金聞立死爭以雲梯登城中死戰又大敗之殺其數千人然城中無主將恃勝弛備大金探知之遂爭登城城陷皆屠之朝廷嘉立之忠贈開府儀同三司後賜廟宇楚州號顯忠追薦楚泗等州鎮撫使趙立并陷没官吏軍

民黄籙道場青詞伏以比者北敵憑陵羣方振擾塗炭既彌於淮甸襟喉適在於山陽惟時帥臣為國守城提孤軍而力奮冒强敵以直前挐兵幾滿於三時叩壘殆逾於百戰貫精忠於日月塞英氣於乾坤雖云壯志之莫成固以策名之不朽念元身之遽沒極恩數以難酬輒整丹誠仰干洪造按科議而載祓冀仙聖之來臨仰祈垂照之明俯錄盡忠之魄嘉其節死處以仙科坐起萬化之塗永脫九幽之籍不淪為物以勸事君追薦趙立

等道場罷散朱未解紛排難嘗力蹈於危機福善禍淫
固莫逃鑒惟干城之故將實當世之奇材既忠勇以忘
身宜神明之護祐至誠而動天地固異常倫忠死而作
神仙況存明訓　前御史中丞秦檜將家屬自敵寨逃
歸至漣水軍丁禩水寨　御史中丞秦檜初以不願立
張邦昌遭尼堪拘執北去并其妻王氏同行隨行有小
奴硯童小婢興兒御史街司翁順而已至金國見金主
文烈帝高其不附立異姓之節以賜其弟達蘭而任用

任用者執事也達蘭亦高其節甚相親信金人許隨遷徙南官之人各逐便硯童與兒翁順皆不欲捨檜去乃共約同生死遂不相離金人欲用達蘭提兵而南也命檜以任用偕行檜與其妻王氏為計至燕山府留王氏而已獨行王氏故為喧爭曰我家翁父使我嫁汝時有貲貨二十萬貫欲使我與汝同甘苦盡此平生今大金國以汝為任用而乃棄我於塗中耶喧爭不息達蘭與檜之居隣比聲相聞達蘭妻一車婆聞之詣王氏問其

故王氏具以告一車婆曰不須慮也大金國法令許以家屬同行今皇帝為監軍亦帶家屬在軍中秦任用何故留家屬在此而不同行也白之達蘭達蘭遂令王氏同行由是硯童興兒翁順亦偕行檜為任用又隨行參謀軍事又為隨軍轉運使在孫村浦寨中楚州陷孫村浦寨金人紛紛爭趨入楚州檜常以梢工孫静為可與語遂密約静於淮岸乗紛紛不定作催淮陽軍海州錢粮為名同妻王氏硯童興兒翁順及親信高益恭等數

入登小舟令靜掛席而去至漣水軍界為丁禩水寨邏者所得將執縛而殺之檜知水寨尚為國家守乃告之曰我御史中丞秦檜也寨者皆村民不曉其說且謂執到姦細凌辱之檜曰此中有秀才否當知我姓名或謂有賣酒王秀才當令一看之王秀才安道字伯路素不識檜乃佯為識檜以紿其衆且欲存檜也遂一見而長揖之曰中丞安樂勞苦不易衆皆以為王秀才既識之即不可殺遂以禮待之硯童興兒翁順高益恭等一行

皆得全生　王闢以其衆降於王彦　王闢曺端自襄陽潰散屯於中廬也闢敎端而徃秭歸不知地利為思州田祐恭族蠻兵以木弩射退之乃復取興山縣路退於房州是時桑仲方攻金州而未敗也闢為仲聲援及闢敗仲不敢進彦遣人以逆順諭闢使闢以忠義歸朝廷與附叛逆榮辱利害相去甚遠闢大悟請降彦欲詰闢壘衆謂闢雖願請降然心反覆未可知彦曰我以至誠待闢闢雖詐何能為遂肩輿至闢營闢大驚迎迓甚

恭彥具飯與闢對食開諭禍福闢之黨皆俯伏聽命遂遣詣宣撫使司將佐皆不更易於是人人願為之用闢後腰斬於興元府

二十七日丙寅趙延壽焚鄆州　金人攻李彥先於淮河先被殺　李彥先者韓世忠後軍管隊使臣也先是有李進彥犯罪配遠惡過江州遇一道人曰汝異日當富貴指其口曰能容拳則為公侯令進彥以拳內口中纔容半許道人曰惜哉雖富貴所得者苦不多耳臨去

語進彥曰汝不可自發心逃遁候有人教爾去去即無害進彥曰諾至衡山防送者曰嗟呼生為兵士傳送罪人何時已乎叱進彥曰汝自去我亦亡矣進彥謝之而去後投韓世忠軍中隷彥先隊下世忠潰於沭陽也彥先與本隊四十三人得二舟下海聚衆數千先進彥分統之趙立在楚州受圍彥先以舟船往來策應與立刺臂為義兄弟城陷之日彥先舟船猶在北神鎮淮河中前後扼於金人進退未得至是金人以舟船併力攻彥

先彥先所乘舟下碇石急收不應為金人舟船簇擁彥先全家皆死於淮河時進彥舟船在東海縣招集彥先餘家遂為首後於許浦受劉光世招安　韓世清駐劄宣州　韓世清屯於㣲州也六月令世清池州駐劄八月劉洪道以吕頣浩參謀來知池州隨行有王渙李貴崔邦弼等兵共數千是時世清有衆余洪道以池州錢粮闕之令世清宣州駐劄世清遂駐劄於宣州

十月一日庚午朔張浚斬環慶路經略使趙哲　富平

之敗張浚欲斬大將以藉口浚在邠州會諸將帥議事浚立堂上諸將帥立堂下浚問誤國大事誰當任其咎者衆皆言環慶兵先走浚即令擁環慶經略使趙哲斬之不伏且言有復辟功提轄官以骨朶擊其口血流不能作聲斬於堠下不厭公議衆語喧譁浚遂以黄榜赦諸將罪以安其心　張浚放散五路勤王兵　趙哲已死諸路帥聽令張浚令各歸本路歇泊令方出口諸路之兵已行俄頃兵盡　張浚以孫恂權環慶路經略使

張浚既斬趙哲環慶路闕帥乃以便宜命轉運判官孫恂權環慶路經略使　慕洧以環州叛附於西夏

趙哲被誅或語諸將曰汝等戰勇而帥獨坐誅天下寧有是事孫恂既權帥事也劉子羽語恂令陰圖環慶諸將恂納其言斬統領官喬澤張忠而統制官慕洧覺之懼遂以州叛張浚遣涇原統制官李彥琪救環州洧附於夏國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四十二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四十三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建炎四年十月一日庚午盡十二月二十二日

乙未

六宮至自處州　劉光世退軍鎮江府　上命張俊出兵援劉光世而俊他託不行

十月十日己卯李成徒黨馬進犯江州　李成據舒州朝廷授以舒蘄州鎮撫使成内懷奸愎而外假恭順光黄州鎮撫使吴翼謂光州不可守率軍民棄其城而去道途艱梗無所向往依成死於成軍中自此謀據江西以觀天下之變遂遣馬進寇江州知州姚舜明問計於統制劉紹先紹先請堅守紹先字嗣祖知書傳稍通兵法京城統制官閭瑾喜其為人以女妻之京城陷瑾潰敗紹先隨至江州瑾留紹先以衆數千屯江州紹先屢

與楊進戰及酈瓊圍固始紹先以兵敗之堅守城壁力
捍瓊保全固始後率衆歸江州舜明喜之辟爲統制
李回同知樞密院　李回扈從六宮還除同知樞密院
事李回辭免批答勑李回省所奏劄子辭免同知樞密
院事恩命事具悉朕惟國家傾危屯否未有甚於此時
者也非得天下人豪策慮出乎拘攣之外者不足以輔
成中興之功以卿有當世之材遂古人之學詳練周密
爲時著聞故閫千里之造朝寢食不忘於虛竚擢置樞

機之地共圖寇咢之安卿而不能尚誰可者勉服寵命毋庸固辭所請宜不允故玆詔示想宜知悉　岳飛斬其統制傅慶　傅慶衛州窰户也有勇力善戰屢立功岳飛寵惜之以為前軍統制慶恃其才視飛為平交嘗曰岳丈所主張此一軍者皆我出戰有功之力每有需索於飛則曰岳丈傅慶沒錢使可覔金若干或錢若干飛亦屢與之無忤色及飛為鎮撫使持法嚴肅尤不可犯而慶不改其常飛待之異慶頗覺之不喜會劉光世

遣王德來高郵以當金人在高郵楚州者飛遣慶以前軍將士應援德與慶交馬而慶言欲伏事劉相公德許之統領張憲聞其言告於飛飛銜之戒憲勿泄至是飛令諸統制射遠箭慶三籌皆及一百七十步諸統制不過一百五十步飛三賞慶酒醉飛取宣賜戰袍金帶與王貴慶曰賞有功者飛問有功者為誰慶曰傅慶在清水亭有功當賞傅慶飛大怒叱慶下階取戰袍焚之槌毀其金帶乃曰不斬傅慶何以示衆遂命斬之　張浚退軍

秦州　張浚以陜西失利慕洧皆叛遂退還秦州　趙彬張中孚叛降於金人　慕洧既叛張浚遣涇原帥劉錡留将官張中孚幕官趙彬守渭中孚彬二人皆曲端腹心意輕錡又知浚已還秦州恐一旦金人至不能守乃相與謀逐錡而據涇原覬望進不敢追洧退不敢入渭遂走順德中孚彬以錡去乃遣人詣金人乞降　王善餘黨推祝友為首　先是王善降於金人徒黨皆散金人屯六合也有邱虔者在滁州境内俄復渡淮過北

去祝友在滁州界皆善之餘黨友下寨於龔家城復欲往巢縣李防禦者為王縣尉所殺王縣尉者鄉兵首領也間探得李防禦寨中人皆出外擄掠粮食乘其虛而刼之遂殺李防禦衆遂推友為首復還龔家城下寨專殺人為粮食　翟悰及李興敗金人於陽城縣擒其保古貝勒先是張浚經營兩河委翟興措置河外事興遣其子悰率裨將李興與金人戰擒保古貝勒得都統印記獲首級鞍馬器甲甚多興復遣悰取絳州之垣曲縣至王村與

金人遇有獲捷進兵至米粮川横山義士史準等率衆來歸自是李興屯於商州

二十八日丁酉王林寇通州　王林棄高郵而來也

秦檜至行在除禮部尚書　秦檜既脫敵寨達漣水軍丁禩水寨也禩發遣檜還行在令進士王安道馮由義伴行由義字子儀既至行在士論疑之范宗尹李回奏其忠而薦其才張守甞為密州州學教授檜亦甞為之故守稱檜為可用上甚喜即除禮部尚書檜具辭免賜

詔不允曰卿頃者當干戈之際有社稷之言以忠信篤敬而行蠻貊之邦以靖共正直而為神明之聽四年去國萬里還朝乃升常伯之聯用示匪躬之勸昔鍾儀之留晉國不忘南音蘇武之在匈奴常持漢節方卿所守未足為難況乎踐祚之初已有旌賢之詔奪安車之高志加秘殿之寵名今茲之除善理前命襃崇非過何以辭為檜請以本身合得恩澤授安道由義官由是補迪功郎舟人孫靜亦授承信郎檜陷敵信息不相通時妻

兄王映取王氏子冒姓秦以為檜嗣立名曰熺俾承恩授官至是王氏諸親以熺見檜檜甚喜以已子視之

知陳州馮長寧叛附於劉豫偽授户部侍郎　馮長寧在陳州以王命阻絶乃附於劉豫請立什一税法豫從之偽除長寧户部侍郎

十一月簽書樞密院事趙鼎罷　金人攻張榮於鼍澤湖破其茭城　張榮梁山濼取魚人也聚梁山濼有舟三二百人常刼掠金人杜充為留守時借補榮官至武

功大夫遥郡刺史軍號為張敵萬金人進兵取維揚也榮乘間率舟船自清河而下滿舟皆載粮食駐於鼉潭湖積茭為城以泥傅之漸有衆萬餘金人屯於孫村浦壽河也屢遣人攻之阻湖淖皆不能近是時天寒水凍金人已得楚州遂併力攻其茭城榮不能當焚其積聚棄茭城率舟船遂入通泰州

四日癸卯岳飛棄泰州　岳飛為泰州鎮撫使軍於泰州會金人達蘭有占通州經畫再渡江之意已破張榮

芟城敵騎寖入飛以泰州不可守於是率衆渡江入於江陰軍而棄泰州　張浚退軍於興州　張中孚趙彬既叛送款於金人金人是時將陝西所得金帛悉已津發歸河東又知慕洧叛乃徐引兵而西於是吴玠自鳯翔走保和尚原孫恂段丕則相繼自隴關入泰亭金人至渭州得我情實乃入德順軍張浚聞敵入德順遂移司入興州簿書錙重悉焼毀初浚欲大舉唯劉子羽議論契合三尺之童皆知其非幕官兵將官心知其非而

口喏唯者十八九間有反復論難者又持之不堅獨幕官楊晟力言不可不從乃求行邊不隨浚之富平及失利乃來見浚浚慙諸事悉委之楊晟乃大罵子羽意欲殺之楊晟既用事乃言金人欲必舉川蜀然後歸國不若引兵金洋一帶俟金人歸國然後收復川陝事乃永定浚雖未盡信其說然浚已置陝西於度外矣興元帥王庶前帥鄜延知敵情次第適來議事勸浚收熙河秦鳳兵扼隴關以為後圖浚不敢遂失全陝　金

人陷楚州放散百司　金人已陷楚州游騎至江上行在驚恐乃放散百司從便仍結絶三省樞密院文字士民多竄者　祝友率衆渡江往新市薛店　祝友在滁州龔家城下寨也金人已破楚州矣滁河舟船盡於下江而去友遣劉統領者於滁河尋遺棄舟船得大小僅三柁遣數千人夾岸護送出瓜步口沿江北岸牽至馬家渡友計置渡江招信劉綱又在江南把江口不容渡友衆及岸不得登者三日友督之甚嚴六軍都督張舉

死於江遂以諸舟散星著岸上下占十餘里綱之兵不及分而友之衆已有登岸者漸次盡渡往新市薛店下寨縱兵擄掠　徐文以其衆歸朝　初徐聚徐文集衆有舟船數百隻李彦先李進彦皆在東海縣李彦先進彦請衆同謁廟神聚不疑之為彦先所殺徐文聞之開船下海占據靈山有河北忠義人護宗室士幹至横島文刼之士幹稱是濮恭懿王之孫朝廷遣人招文授武經大夫兼閤門宣賛舍人士幹送大理寺俄刺面配廣南

後不知所終

十七日丙辰金人陷秦州　逹蘭既得楚州有再謀渡江之意欲耕地為守遂率軍萬人陷秦州而屯駐

十八日丁巳知通州軍州事呂紳棄城走　金人已破泰州知通州呂紳懼而奔走紳自以棄城恐終不免於罪戾乃奏云臣夜得夢諸軍皆被朱甲持赤幟蓋火德之應乃國家中興之兆士論以為謟遂罷之　王彦敗桑仲於房州仲退軍襄陽府　桑仲據房州也王彦嘗

從間道遣兵斷其粮餽亦請援於宣撫處置使張俊俊遣楊惟直領兵來援丁巳彦濟師攻自黄水兵既接賊氣懾奔潰近至白磧斬獲不可勝計凡為賊詿誤者悉貸之招降來歸皆分隷麾下仲退軍襄陽府

二十日己未金人陷通州　王彦為金均房州鎮撫使王彦為三州鎮撫李忠自均州來攻彦率其衆號三十萬彦及忠戰勝負相當　劉豫建歸受館於宿州招延四方士大夫軍民置榷場通南北之貨檝察間探

十二月崔增降於吕頤浩　崔增以七月寇太平州攻城不克劉光世在建康遣人招安增不從預受吕頤浩招安乃率舟船往上江纔到魯江口遇邵青船出江頭不及備為青所敗增在無為軍界内屢與張琪戰江路以擄掠為資所至無遺聞吕頤浩在饒州遣人投下文字至是到彭澤縣得頤浩差人招安遂聽節制

二十七日己未張俊江淮招討使　杜充至雲中見尼堪　節要曰充持将相之權據長江之險官軍數萬其

勢非不能拒敵也而望風屈膝於穹廬之間何背君負國不顧節義之甚耶又聞尼堪初圍太原有保正名䠶音儘起寨於西山保聚村民金人攻之往往為䠶敗去及多邀金人出掠者由是尼堪遣大軍擒而破之䠶已保守八月矣尼堪既得䠶命釘之於車刺刃於股將欲解之䠶雖死殊不屈尼堪異之徐謂䠶曰爾若降我當命汝以官䠶嫚罵曰爺是宋人寧死耳安肯降你識爺麼爺姓石石上釘橛更無移改竟為敵所害噫里正之役非

將相之權也烏合之衆非士卒之練也斬木揭竿非兵甲之堅利也寨山之固非大江之險也八月之守非望風之速也釘之於車刺刃於股非帷幄之優游也充處是而降敵躲處是而不屈則忠義之士叛逆之夫所操抑何遠也充聞躲之風豈不愧哉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四十三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四十四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元年正月一日己亥盡二月二十二日丁丑

紹興元年正月車駕駐蹕越州

一日己亥朔大赦改元　肆赦曰聖人受命以宅中莫大邦圖之繼王者體元而居正盍新年紀之頒朕遭時

艱難涉道寡昧熟視斯民之荼毒莫當強敵之侵陵負此百憂于今五載曷嘗不未明求治當饋思賢念兩宮之遠而非陋是安恐九廟之顛而艱危是蹈苟禍可弭雖勞弗辭然生靈久困于干戈城郭悉殘于煨燼丁壯繫身于異域旄倪暴骨於中原桑田失時男女隳業僅存常產者苦斗升之歛乍失故鄉者無寸土之依或迫飢寒散為盜賊始焉莫之加卹終而無以自還致汝于斯皆予之過幸高穹之未厭哀否運之已窮戎馬雖來邊

防粗倫嘉與照臨之內共圖休息之期紹萬世之宏休
興百王之丕緒爰因正歲肇易嘉名發渙號于治朝霈
鴻恩于寰宇其建炎五年可改為紹興元年於戲小雅
盡廢宣王嗣復于宗周炎正中微光武系隆于有漢靖
言涼德敢對前人尚期中外之彝倫同念祖宗之遺澤
輔成此志永底于休　遂拜太上皇帝表本表曰接千
歲之統推神荚以膺期上萬年之觴御端朝而受祉若
稽故實遂企靖光恭惟太上道君皇帝陛下體道粹精

怡神冲漠方席宗祧之度遽成國步之艱堯游汾水之陽久忘天下文遇明夷之卦益見聖人臣自遠威顔薦更時序當璣衡之載復悵旒冕之猶睽鴻鴈雖賓莫附帛書于沙漠風濤中阻徒瞻雲氣於蓬萊

八月丙午李允文誅殺張用之軍不克　先是乙巳李允文約張用丙午教場中點人皆素隊入教場就請粮食是夜有張崇送下統領者密詣用告變曰李節制已倫甲士欲盡殺軍士正總管之罪用驚乃别告報來日

盡全裝器甲入教場丙午質明軍士皆全裝入城用請
允文點軍允文大驚教場急傳令已點入訖可便就請
粮於是軍士有去意不從用乃與親隨二千獨留城中
統領孟振王林等以軍士出南門長驅往咸寧
十日戊申馬進圍江州未觧知州事姚舜明棄城走馬
進陷江州　江州被圍僅百日粮食皆盡人相食賂
馬進賊兵晝夜攻不息統制劉紹先竭力拒禦至是人
皆飢困無鬬志吕頤浩楊惟忠巨師古率師來救之及

進戰為進所敗官軍不得近城城中亦不知官軍到近沿江安撫使姚舜明與紹先議弃其城出奔紹先知其勢必不可保全乃縱火城中乘喧鬧奪西門走瑞昌舜明出東門走南康進率衆入城大肆殺掠日晚有來綱到城下泊于酒坊門下始知賊已據城急解維放船下湖口進遣賊黨追至湖口遇頣浩之兵而還聞江州已陷乃渡江入城坐于州治括見任寄居官僅二百員悉殺于庭下資學王易簡及其子寓皆死于亂兵中其不

死者唯宗室不諍等四人有沿江安撫使統領官諤者城初陷詣進降手射一石三斗弓發無不中進喜李成見之曰圍城久士卒多中箭而死非爾耶遂殺之成揭牓許人識認被擄人戶自此被擄人口皆為親人識認而去成許人任便買賣漸有生意皆作菴僚以居

十一日己酉命岳飛起發江陰軍權聽張俊節制　李成乘金人殘亂之餘據江淮十餘州連兵數十萬有席卷東南之意數使其徒多為文書符讖以為幻惑聲摵

中外朝廷患之議遣將未決而張俊請行乃命俊為江淮路招討使應江淮路駐劄軍馬並聽節制岳飛以通泰州鎮撫使方退屯于江陰軍戊申被命己酉進發癸丑到宜興取老小到徽州有百姓訴其舅姚某擾飛白其母責之曰舅所為如此有累于飛飛能容恐軍情與軍法不能容母亦苦勸而止他日與飛兵官押馬舅亦同行舅出飛馬前而馳約數十步引弓滿回身射飛中其鞍橋飛馳馬逐舅擒下馬令王貴張憲捉其手自

取佩刀破其心然後碎割之歸白其母母曰我鍾愛此弟何遽如此飛曰若一箭或上或下則飛死矣為舅所殺母雖欲一日安不可得也所以中橋者乃天相飛也今日不殺舅他日必為舅所害故不如殺之母意亦觧飛留老小于徽州率軍馬趨洪州會俊時邵青在蕪湖曾以文字告呂頤浩且叙鄉曲乞受招安頤浩從之授青樞密院水軍統制蕪湖駐劄無招捉沿江盜賊亦受俊節制而行　金人攻廬州　金人攻揚州　曹成李

宏受鄂州李允文招安張用率衆往咸寧縣曹成李宏以無錢粮乃欲復反曹成李宏久屯于三龍河時出兵攻德安而宏亦屯于郢州野無耕種廩無儲積人有飢色成于上元日率衆趨漢陽宏亦繼至張用聞成等至漢陽率其親隨二千人往咸寧與孟振王林復合鄂州李允文遣人招成等曰若許入城則秋毫不犯若不容入城則縱兵以蹂踐之成等許其入城遂受招安渡江入平湖門山東門下寨于東門之外漫望被野接連不

斷鄂州無錢粮允文曰可向南自尋之於是成有復反意一日括軍中官貟秀才恐其往浙江說軍中事欲盡殺之約是夜皆送至帳前而夜中大雨不止五更忽霽月色如晝而笛聲已催行矣官貟秀才遂得不死成自往江西　閻勍贈檢校少保　先是閻勍在定遠縣被金人執擄北去金人欲官使之不從被殺上聞之悼惜不已贈檢校少保　金人圍西京西北潭翟興遣彭玘伏兵井谷擊敗之　金人擁騎數萬逼南河寄治所西

碧㵎時翟興以乏粮方散遣諸部就食于諸邑所存親兵才數千報至人情危懼興安坐自若徐命驍將彭玘授以方畧設伏于井谷遇金人佯為敗奔金人果以鋭士三十八騎馳追幾及玘軍伏發皆獲之乃敵帥華沙郎君舒吉郎君瑠嘉郎君佛們郎君等餘衆皆潰乗勝追襲至會坑口大張小張店還　秦檜叅知政事　秦檜除叅知政事具辭免賜詔不允有曰安社稷為恱嘗抗死以力陳在蠻貊可行卒奉身而旋反敵歎予卿之

不屈人知季友之來歸皆約句也檜既為叅政謂宰相可得嘗因奏事言曰陛下如能用臣為宰相臣必有聳動四方之事上默然

二月戊辰朔祝友受劉光世招安　祝友在新市薛店欲侵宣州以阻水不克渡會劉光世自鎮江遣人招安友留使兩旬方許受招安是時友之衆四散擄掠有至廣德軍者有至安吉縣者據安吉縣幾半月餘無一官軍誰何之唯韓世忠差人賫榜至昇慈步張掛而已友

既受先世招安王冦在溧水縣駐軍友移書借路趨鎮江冦不從友以兵擊冦軍冦軍大敗友自此取句容趨鎮江府先世分其兵以友知楚州先是使康民在淮南與友合軍康民之軍極富以金寶賂光世光世喜康民遂得進用

十五日壬午張榮屠通州　張榮在鼉潭為金人破其茭城遂率舟船至通州過捍海堰欲出海復歸京東為水濤所阻不得去遂據通州粮且盡取人為粑斷其首

斫其兩臂兩脛以鹽淹曝乾用充粮食得脫者無幾

馬進陷筠州知軍州事王庭秀棄城走　張俊軍於洪州與馬進對岸下寨進日來挑戰俊堅壁不出進遂寇筠州知州王庭秀棄城遁走進遂陷筠州　馬進陷臨江軍　馬進陷臨江軍閱視軍資庫有撚金小盤龍紅袍段一乃四川進御之物以路不通寄留于庫中進以為李成受命之祥遣人送成成視之長嘆曰馬防禦不察成心耶即命焚之

二十二日己丑國奉卿趙瓊刼金人舟船于清河口獲戸部尚書印　金人既得楚州始許治運河并閘水悉以江浙擄掠舟船自洪澤口入淮至清河口是時國奉卿以楚州既陷居于趙瓊寨中與瓊謀刼其舟船乃以二百餘人夜掩不備刼之有被擄貴官二十餘家各稱其民族一夫人稱是尚書右丞李棁之妾持戸部尚書印并一玉甕可容二升許奉卿無妻遂取其婦人而土豪徐宗成取其印并玉甕云棁自建康被拘執而來途

中以死矣一婦人言是陳邦光之親屬有一男子肥而大自稱我是王大郎王善也亂兵殺其弟五官人者善曰我嘗提二十萬衆橫行中原不期在此中不能保存一弟為人所殺舟中之人抛擲珠玉金銀乞命者徹旦不止是時舟中有金人藏船板下不敢出質明舟中金人認得不是官軍皆出鬬又金人有救兵至民兵乃退

桑仲為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　桑仲在京西連跨數州無粮食人相食蹈又屢為金州兵所敗欲引衆

北去至棗陽承朝廷指揮除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遂回襄陽駐軍金州王彦幕屬績處以為非便乃投劄子具說利害與宣撫使張俊乞不除仲鎮撫曰竊朝廷除桑仲襄鄧隨郢鎮撫使遠近驚疑莫不解體且以譚究守鄧州披荊榛保孤壘屢戡大盜奉朝廷法令隱然若一長城曾不得鎮撫使而仲乃得之是將亂也咸以謂朝廷在遠未詳仲凶逆之狀苟稍知之必將令究輩梟其頭顱以懲奸慝豈有以四郡數千里之百姓委餓

虎之喙乎仰惟相公奉便宜聖旨為國家大明黜陟豈可不從權易置耶聞仲連敗衄於安康此正天亡之時若使充併力勦除稍伸國威而以鎮撫使命充則忠義者知勸而盜賊少戢矣夫充鎮襄陽漢沔漸寧人知畏慕式固朝廷基本利害甚大伏望相公特賜收採疾速施行俊雖知其非便深嘉臧言而不能用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四十四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四十五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元年二月二十六日癸巳盡四月十四日

丙子

二十六日癸巳詔侍從條具時政中書舍人汪藻上書

書曰准尚書省劄子二十六日三省同奉手詔

右臣竊惟人君當承平之時中原無犬吠之驚人臣以未見未然之事自下劘上甘心蹈斧鉞之誅義士猶不以為難今國家之危如坐燒屋之下漏船之中陛下宵旰憂勤未知所以拯救之術而求言于臣等儻猶狃習故態用猥卑之辭取塞詔旨而已豈臣等惓惓効誠於陛下之時也臣昨扈蹕温州嘗蒙陛下賜以條對臣以為方今所急者唯馭將一事更無他說譬禦飢者當用食捨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捨醫之外皆

非所急也陛下不以臣為愚雖不克時行然頗加採納

臣今日區區之意猶守前見敢再為陛下陳之古之進

說者曰人君恭儉愛人清心省事建立法度制禮作樂

豈非甚盛之學而至美之談歟是數者人君不可須臾

而忘然今日用此則未足以解紛何則敵騎充斥於中

原羣賊跳梁于諸路陛下專于恭儉愛人清心省事而

已為足以却之乎專于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而已為足

以却之乎抑以陛下能使諸將諸將能使士卒為足以

郤之乎而陛下諸將爵禄已極家貲已盈習成悍驕無復鬭志一方有警輙狐疑相視無一人奮然為國請行者或至迫不得已而行則邀例外之賞賜無名之求上不恤國下不恤民使朝廷為之黽勉曲從不啻如奉驕子是豈為國家平禍亂立功名之人哉臣於此有馭將之說三焉惟陛下留神裁察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别之以分何謂示之以法古者人君之于將帥未嘗一日廢賞亦未嘗一日廢罰如冬夏寒暑然相

須而成豈有獨恩無威漫然略不繩治如今日之甚者哉議者謂承平之時朝廷尊崇操縱在我故武夫提兵者可予可奪可生可殺今溥天搶攘國難未已方藉此曹為腹心孜孜拊循猶懼不濟奈何欲拂其心將誰肯前死且今諸將悍驕已成雖朝廷有法果能一一治之乎此言是也然臣所謂示之法者豈欲明主自覩其文哉古者人君以恩結人臣為朝廷任其責者肅宗在靈武廣平王以兵二十萬復長安其權可謂重矣先驅不

肅顔真卿劾之王為之不敢當闕而承李祐夜入蔡州縛吴元濟其功可謂大矣違詔進馬温造劾之祐曰今日膽落于温御史夫先驅不肅違詔進馬于軍政未有害也而二臣已不貸如此葢小過不貸則惡之大者知朝廷有人不復敢萌于胷中矣今諸將雖然驕悍臣得之傳聞亦尚知畏朝廷之法而陛下羣臣平居時聚談切齒無不以諸將負國為言及進言于陛下不過掎摭目前為追責進身之資而已至此事則未嘗有一言及

之者豈以爲細故而不足言也哉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告耳殊不知陛下重于用恩之過而驕有司時一警焉是陛下結其心者愈固而愈深也何不樂聞之有哉何謂運之以權臣聞馭將如馭馬必馭之力足以勝馬然後周旋曲折唯我之聽不然嚙銜脫轡毀首碎胷雖跬步之間能不使之前矣漢高祖之諸將其梟雄而難制者莫如韓信方其厄于滎陽漢固危甚人人懷去就之心高祖一旦入其軍中自稱使者即卧内奪其印

荷麾名諸將易置之信蓋不知也及信下魏代輒收其精兵以距楚既敗項羽死垓下則又盡其軍徙為楚王以信之材而周旋曲折唯高祖之聽者豈不以其智足以勝之故耶信嘗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是信自知其材唯高祖足以制已故甘心俛首為之用而不辭也大抵人君之于將帥必有要領而使之心畏誠服者謂觧衣推食便足以得其驩心者非也唐憲宗時劉闢叛蜀宰相杜黄裳度惟高崇文足以破之而崇文素憚

劉澭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澭代崇文懼盡力縛賊以獻是以澭代崇文者黄裳得其領要也高祖之用韓信其術亦豈出此哉今陛下諸將倉卒之時可奪其印符而易置其部曲乎於戰勝之時可收其精兵而用以自衛乎於立大功之時可奪其全軍而使之歸鎮乎臣有以知陛下不能矣幸今諸將皆齷齪常才固不足深忌萬一有如韓信者不知陛下何以待之此則平定之時亦當深察如以劉澭代崇文之術不可不知也何

謂別之以分漢高謂功臣曰諸君知獵乎追殺走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軍徒能得獸耳如蕭何則發縱指示者也蓋古者用兵謀臣坐于帷幄之中以出籌策而將帥則聽于命令為之役使此命之所以行而功之所以成也高祖所與謀者蕭何張良陳平而已黥彭之徒不得而與也蜀先主所與謀者諸葛武侯而已關張之徒不得而與也今大臣之任宰相執政事者陛下以為謀之不臧歟愼擇而易之可也獨不可

使武夫參預其間窃觀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是大臣見陛下有時而諸將無時也臣非不知艱難之時陛下欲得其心姑與之無間然此曹何所知識必不能上補聰明不過入則希求恩澤出則憑藉權勢而已此道路流傳遂以為陛下進退人材諸將或與焉以陛下英睿擇善而從顧于此曹何有然致是言者恐必有可疑之迹不可不慎也又廟堂者具瞻之地大臣為天子建立政事以號令四方者也今諸帥

率騶謁徑前便衣密往視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期于得而後已朝廷豈不自卑哉祖宗時武臣莫尊於三衙見大臣必執檛趨庭肅揖而退非具文也以為等威不如是之嚴不足以相制以今觀之一何凌遲之甚也無國家出師遣將詔侍從集議者所以重博采衆人之見也而諸將必在焉夫諸將者聽命于朝廷而為之役使者也乃使之從容預謀彼既各售其說則利于公者必不肯以為可行便于已而不便于國者必不肯以為可罷

欲責其冐鋒鏑趨死地難矣臣愚以為自今諸將當律以朝廷之義每有陳奏必使之如有司之式無數燕見其至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無使參議論之餘庶名分不至混淆而可以責功效是三説者果行足以駕馭諸將矣何憂乎保民何難乎弭盜何患乎遏寇哉若夫國財之生則臣願陛下毋以生財為言也自五六十年來士大夫喜操生財之説民窮至骨矣今四方舉為盜區國家所有不過數十州而已所謂生者必生於此數

十州之民古者以暴賦横斂為非尚有賦斂之名也今則直奪而已耳古者以收大半之賦為非而民尚有其半也今則直盡而已耳南畝之民寒耕暑耘黎面塗足終歲勞苦而不厭糟糠者陛下不得而見也胥吏門役朝暮不得休息而愁嘆之聲與死者陛下不得而聞也鬻妻賣子至無地可容其身者陛下不得而知也尚何以生財為哉惟痛加裁損庶幾乎其可耳外之可以裁損者軍中之冐請内之可以裁損者禁中之汎取何謂軍

中之冐請朝廷不得已而取民之財當一銖一縷一粒以養戰士今一軍之中非戰士者率三居其二有詭名而請者一人而挾數人之名是也有以使臣之名而請者而使臣之俸實無十人戰士之費而行伍中使臣大半是養兵十萬而止獲萬兵之用也有借補官資而請者異時借補猶須申禀朝廷謂之真命則一軍之出四方游手者無不竄名軍中既得主帥借補便得支行補廩與命官一同無有限極訪聞岳飛軍中如此類者幾

數百人州縣惧於憑凌莫敢訶詰其盜支之物至不可勝計不惟是而已自軍興以來州縣貪殘之吏惟患盜賊之不來一聞入境則便置軍期司率歛民財無復稽考恣為侵漁與盜無異此而不治雖財賦日生于國家果有秋毫之益哉何謂禁中汎取竊覩國家軍兵之餉百官之廪秉輿之奉悉在有司禁中時有須索如戶部銀絹以萬計禮部度牒以百計者月有進焉以陛下清心寡慾必無嬪嬙横給燕游侈費也以陛下恭勤節儉必

無營繕浮耗使令妄予也然人主用財要須有名使有司與聞用而無名是取民膏血擲而棄之溝中耳至于度牒則國家以虛名而權天下之實利陛下用之以重則重陛下用之以輕則輕免一時掊斂之瘡痍而實濟軍國之用誠非小補幸無以方寸之紙輕以予之而不之惜也若內外並加裁損大農之計雖至有餘其視不知節用而專務生財者有間矣陛下所以詔臣者臣固已畢陳于前矣而臣有私憂過計者敢復言之臣聞坤

之初六曰履霜堅氷至象曰履霜堅氷隂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盖患之不可不預防也如此自古以兵權屬人久而未有不為患者此非以予之至易收之至難不密圖之後悔無及耶晉以六卿帥師而卒于分晉者六卿也魯以三家帥師而卒于弱魯者三家也漢自元成兵在外戚而漢由是以亡唐中葉兵在神策而唐由是以亂古今一同此必然之理也國家以三衙管軍而一兵之出必待密院之符祖宗於此盖有深意今諸

軍之驕密院已不得而制矣臣恐敵平之後方有勞聖慮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臣嘗觀自古偏方霸國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國家四海之大雖曰多故而將帥之才遂至于寥寥如此哉意偏裨之中必有英豪特為二三將臣抑之而不伸耳臣以為及今之時當用漢建諸侯之法衆建之而少其力精擇偏裨十餘人裁付兵數千直隸御前而不隸諸將合為數萬以漸銷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惟陛下勿

以臣人微而忽其言不勝幸甚遺史曰藻之言深切時務偉矣哉雖諭將帥之名分抑之太甚不能無文武黨比之私其言使將臣毋數燕見者是豈知蜀先主與關張同卧起使將臣無得參議論者是豈知漢光武與賈復輩論朝政藻徒知三衛見大臣執撾肅揖之恭而不知廟堂延接自有官制高下之式藻又謂此曹何所識是待將帥以無人矣此書既傳兵將官皆不堪之有令門下士作不當用文臣論者其畧曰今日語國者皆文臣

蔡京壞亂綱紀王黼收復燕雲之後執政侍從以下持節則喪節守城則棄城建議者執講和之論奉使者持割地之說提兵勤王則潰散防河拒險則逃遁自金人深入中原蹂踐京東西陝西淮南江浙之地為王臣而棄民悞國敗事者皆文臣也時時有一二竭節死難當橫潰之衝者皆武臣也又其甚也張邦昌為偽楚劉豫為偽齊非文臣誰敢當之自此文武二途若氷炭之不合矣　桑仲以霍明知郢州　郢州新遭張用曹成之

後百室無一二存者桑仲以其黨霍明領兵二千知郢州明邯鄲人為遞鋪曹司有膂力善戰而敢殺　孔彦舟陷潭州

三月十二日己酉張俊敗馬進戰于玉隆觀進走江州

初張俊進兵急趨豫章至則喜曰我已得洪州破賊必矣乃復歛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數日餘賊首馬進以大書文牒使來索戰俊復細書荅狀以驕之又命王爕閱水軍於江中以疑之賊勢方

强謂俊為怯戰俊諜知賊稍怠己酉遽命大軍亟行徑濟生米渡遇先鋒擊敗之于玉龍觀乘勝追奔次筠州進方擁數十萬衆據筠州進者成之驍將也出兵背筠河先守要地俊領步卒與賊迎戰命統制陳思恭岳飛楊存中等分兵兩道以午為期視旌旗所嚮兩道俱進俊前擊至午兩道精騎自山馳下賊駭退走死者數萬人俘八千人俊督銳卒追至城下賊力不支乃夜遁走遂復筠州臨江軍所俘者八千人俊疑叛是夜遣陳思

恭盡殪之進之據筠州也三月旦日設香案望闕而拜有黑風如蓋自天而下漸低乃聞有聲徐視之則散而為羣鴉不啻數萬諠譟于庭中訑擇官以為不祥進曰何以禳之訑擇官曰當易旗幟改軍號可禳也進從之即命易旗幟改軍號而申成照會成見之不喜謂進有背戾之心回奏責之至是果敗筠州退去南康軍遇巨師古兵與戰師古軍敗是時崔增以水軍往南康軍到之日適見師古新敗横屍滿野而進走江州矣增以舟

船聽後節制　金人點呼攻和尚原吳玠禦退之　點呼攻和尚原吳玠擊敗玠加忠州防禦使兼帥涇原

賜張深程堂劉子羽獎諭詔曰朕治兵南服屬意西陲眷秦雍之疆歲被敵塵之擾連巴蜀之阻日聞邊隅之驚念此瘡痍痛如焚灼倚注樞臣之重總提師律之嚴雖云堂上之奇兵自能制勝允藉幕中之規畫相與圖全卿起自儒家明於將畧閥閱通于禁莞未滅頗牧之賢韜鈐贊于廟謨必合孫吳之法山川跋涉歲月淹留

挫彊敵于方驕賈敢勇而再振執訊獲醜斬將搴旗成兹克捷之功緊乃參佐之力筴計見效嘉歎不忘然念虎狼哮噬之無厭豈勝其忿熊羆奮勵而有獲所戒者輕更懷持重之思助成戡難之烈嗣頒異賞寧限彝章

張浚徙治閬中　桑仲以李道知隨州　李道者相州人李旺之弟也東京留守宗澤以事斬旺令道管其軍道之南也以一軍孤立遂寄桑仲軍中呼李道一軍為寄軍時隨州闕知州仲令道至隨州聞通判王彥威

在洪山即請歸州彥威既至道令彥威掌州印彥威力
辭不可而道遂掌之是時北方僧來投洪山寺戒牒圖
有一千六百餘衆寺中不能贍給又有州縣官及寄居
僅百家皆仰給于寺中住持僧慶預計粮食將盡不可
以支乃集官員僧卜衆陞堂爲說粮盡之意見任寄居
官之家一例更供贍一月一月之外請自營求在寺僧
行日給米二合皆以爲其言合理而間有僧之老者僧
童之小者皆餓死官員携老小尋路而南有達者有不

達者衆僧請慶預别供粥飯慶預終不從亦日食米二合而已慶預郢州京山縣人也自孩童如成人鄉閭皆敬異之後祝髮事浮屠禪學甚高與綿州覺了隰州性覺同得法于丹霞淳長老守供州以拒羣賊環繞百里地人煙悉為盜境而供山獨全慶預之力也　孔彦舟自潭州以兵攻陷洪柳全永道州執安撫使向子諲以鼎澧辰沅靖邵全武岡軍為荆湖西路就除程昌㝢知鼎州充荆湖西路安撫使　鼎州兵火之後龍陽沿江

殘破為甚賊所入僅給本縣官吏而已武陵鄉村半為
賊區桃源邊澧州界數為劉超雷進擾田畝荆榛賦入
稀少倉庫空匱官兵錢粮不以時給於是朝廷以鼎澧
辰沅靖邵全州武岡軍為荆湖西路就除程昌禹知鼎
州充荆湖西路安撫使昌禹既輟兵北援澧州又於龍
陽新縣邊城要地列置諸寨屯兵守禦是時賊勢强盛
四面交侵官兵力寡分布不足遂下屬郡調發洞丁刀
弩手及東南第八將兵弓前以助蔡兵守禦兵數既增

錢粮益窘又直歲歉斗米三千五百文餓莩相仍勢甚急具聞于朝待報不及即檄辰沅郃全四州取撥諸司物以給軍食矣　達蘭攻張榮于泰州縮頭湖為張榮所敗達蘭退走　張榮在通州以地勢不利率舟船入縮頭湖作水寨以守達蘭在泰州謀往渡江欲先破榮水寨盡載兵于舟直犯水寨時榮亦出數十舟載兵與金人船相遇金人有戰艦在前不可近榮逞遽欲退不可榮望金人舟徐顧其衆曰無慮也金人止有戰艦數

隻在前餘皆小舟方水退隔泥淖不能近岸我捨舟而陸殺棺材中人耳遂皆棄舟登岸大呼而殺之金人不能騁舟中自亂溺水或陷于泥淖者不可計達蘭收餘衆約二千奔楚州泥淖中金人猶有未死者凡兩三日誅戮殆盡自東京來未曾承王命到京中遂無路告捷聞劉光世在鎮江府乃遣人願聽節制且上功狀光世大喜聞于朝廷而崇得右武大夫遥郡觀察使知泰州節要曰達蘭侵淮東地托卜嘉攻張敵萬泰州縮頭湖

水寨為敵萬敗之獲塔呼巴拉羅丹及俘馘蕃漢軍五千餘衆　賜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桑仲奬諭勅書

勅桑仲朕惟彊敵亂常中原失馭凡王靈之靡及皆寇虐以顯行汝盡節朝廷有功江漢見奸人之専殺用國法以成擒坐使羣方肅然知畏劉章來上良用歎喜故兹奬諭想宜知悉　劉先世鑄招納信寳錢招納歸附

達蘭在承楚欲為久駐之基慨然有吞噬江右之意先世知其久去國戍遠方其衆思歸而有嗟怨之聲

也謂可以離間其心即命鑄三色錢以銀金銅爲之其文曰招納信寶背有使押字爲號獲敵人之稍解事者貸而不殺說諭彼我利害向背曲直以錢折酒肴俾持錢密示儕輩有欲歸附叩江執錢爲信信而納之自是歸者不絕未幾得金人契丹渤海漢兒萬人無室家者則爲之取婦給粮馬器仗使出戰前後立功爲取劄立奇兵赤心兩軍　張榮入泰州　張榮既勝達蘭引衆入泰州授橫行遙郡知泰州之命　李允文殺知岳州

袁植　李允文以沿江措置副使知鄂州袁植知岳州各得朝廷指揮許截留上江綱運招軍允文在鄂州招集軍兵稍盛朝廷差高其來代允文不恱乃集諸軍官望闕拜表乞文遂拒高其不納岳居鄂之上流植截留綱運不放下江允文怒執牒直取之植得牒擲于地差來人曰綱運發與不發在州府然其期違限則必死請回文歸鄂州植曰無回文唯取其牒批示李允文以承朝命差官為代其公牒不可施行允文得牒大怒會劉

忠犯岳州植出城避之允文即遣吳錫段貴等率兵至岳州數其棄城之罪執植以歸植死于途中或曰允文使殺之也允文以吳錫知岳州馬友取道之湖南錫聞友至乃退軍于潭州益陽縣遂知縣魏舜遂據益陽縣　金人聞張浚退軍閬州遂擾熙河而歸　金人至德順軍以兵少不敢留泰亭聲言分三道而獨出沿邊掠熙河熙河素多馬金人駐兵搜取無遺張浚置司閬州五路陷沒劉惟甫疏其罪而罰之秦鳳路統領官閔

師古收餘兵保岷華劉錫屯階城金人自熙河東過階城去入散關過漫天坡郭奕為詩曰大漫天是小漫天小漫天是大漫天只因大小漫天後遂使生靈入四川又有詩曰秦山未盡蜀山來日照關門兩扇開刺使莫嫌迎候遠相公新送陝西田後奕罷宣司幹官與通判不協不赴任普州賣蒸餅為生晏如也　李成徒黨據興國軍執知軍李儀　李成分遣馬進既占興國軍進留徒黨在興國遂與入淮西及遭張俊之敗乃執知軍

李儀奔淮南後儀及一親隨僕人逈走得免儀身着衲襖中有碎金數十兩至江州對岸一小寺中腰間出興國軍印示其主僧求安下且煩僧尋一小舟濟渡僧見儀衲襖中是有物者遂謀殺儀夜并其親隨僕人以繩繫殺之摒其屍棄于寺後半夜大雨僕人稍蘇活自解其繩留繫身邊移步欲行覺有屍在地天色雖陰黑僕人認之是儀也乃枕屍而祝之曰若得性命渡江願與使頭雪冤僕待質明走數十里叩江邊小舟乃渡詣江州

密訴盡捕院中僧行出官鞫勘是實追黄金數十兩與國軍印乃擲棄江中不獲僧人與同惡者皆凌遲處斬於是興國軍後降詔與新印賊在興國軍半年儀能調護之無秋毫擾民感儀之恵為立生祠

二十八日乙丑張俊敗馬進于江州　馬俊軍州之敗張俊遣至奉新樓子莊賊將商元據草山狹險設伏俊熟視山徑路險度必有伏乃遣步兵從間道直趨山頂殺伏奪險乘勝殺至江州進等拒戰不勝絶江而遁遂

復江州自是俊軍有張鐵山之號是時興國軍諸處羣賊悉皆奔竄矣初俊復軍州臨江軍奏捷上親筆諭曰以李成之狡獪馬進之猖狂盤踞以深根連已固卿奮勵決策頻有克捷快士民之意釋朝廷之憂且朕待卿最親卿事朕最久君臣之際休戚是同宜乘勢之已衰當軍之已振驅除勦戮速收全功詔猶未到軍又有江州之捷　賜李成軍中詔　朕承祖宗之休託民庶之上念連歲金人之變禍不勝言聞一夫屠戮之裁痛如在

已而李成者生本邊隸世蒙國恩乘朝廷多事之時為盜賊亂常之首假順欺衆挐兵累年朕方待以開懷冀時悔過屢下自新之詔勉行姑息之恩裂數郡以開藩封疆大啓遣使人而將命錫賚相望而成敢負眷私專懐凶狡每候敵塵之警反為王旅之讐挾持兩端猖獗萬狀自謂能欺於天地人皆洞見其肺肝乃至擅離淮右之區越蹈江南之地既包容而愈悖豈征討之得辭爰遣將臣前臨賊境纔旌麾之一指俄壁壘之四摧動輙

有功捷無虛日顧全師之盡北知元惡之靡逃往即屠之勢無難者言念脅從之衆孰非涵養之餘失身一陷于豺狼終歲莫還于田畝骨肉至于離散頭顱莫能保全靖言無辜有所不忍已勅令于主帥專擒取于渠魁凡汝脇從赦而不問以示好生之德以昭除亂之誠於戲國有大刑所冀鯨鯢之必戮民皆赤子豈容玉石之俱焚咨爾汚染之倫體吾宏貸之意逮違亂略永保加生張俊討李成屢有捷奏上欲殲其渠魁而已憫其脅

從故有是詔

四月一日丁卯朔陳彥權興國軍　陳彥以班直出官為興國軍事巡檢李成徒黨賊馬進既退彥入城請彥知民軍事彥令吏士条具見在城中文武官職位姓名有朝請郎董某者監大冶縣銀場請委權通判有武翼胡某者委請權都監次第委請州縣官皆有調理惟董某怏怏不足有權軍之意軍民厲聲而呼曰無事之時當用文官多事之際宜用武官今已請陳知軍衆意

皆通誰能間之彦乃命吏牒董其還歸本任董其遂巡
聽命遂權通州
十日丙子康淵克通州　劉光世遣將康淵往通州入
其城以收復告

乾隆御覽之寶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四十六至五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録監生臣熊敦奭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四十六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元年四月十四日庚辰盡二十日丙戌

十四日庚辰隆祐皇太后崩 隆祐皇太后遺誥曰吾

自履宫闈于今三紀常懼菲薄不足以踵先君之懿而

格神靈之休乃晚年以來遭國多故二聖遐狩心常爽

然皇帝仁孝自天實同憂患雖在顛沛禮無鈌違幸時
小康還自江介方欲饗天下之養即東朝之安而節宣
不時偶遇微疾遽至危惙莫能自還悵此兩宮遂成永
訣方時艱難合行禮儀難以備舉皇帝服期以日易月
十三日而除仍不俟除服御朝三日而除作樂婚姻並
無禁止殮以常服不可用金玉寶貝權宜就近擇地攢
殯俟軍事寧息歸葬園陵所製梓宮取周吾身勿仍舊
制以為他日還奉之便於戲生者人之暫遇死者數之

大終甲子一周復奚所恨尚賴臣民之衆永堅忠孝之
心輔翼聖朝早臻康阜存沒之際愴恨何言故茲遺詔
想宜知悉大行隆祐皇太后議謚臣伏奉敕禮部伏據
太常寺今來大行皇太后崩合差議謚官差臣撰議謚
者臣謹上議曰臣聞承天者地也所以助六氣而順歲
功配陽者陰也所以分四時而成物化儷宸極者后也
所以奉宗廟而隆化極故曰古之母儀天下者生也薦
上尊名終而述其大行三代尚矣靡得而辭在漢則明

德和熹著稱于前在唐則文德懿安垂紀于後皆所以揭椒塗之範炳彤管之暉巍巍乎與帝並隆不可貶已洪惟大行隆祐皇太后躬聖善之德茂柔明之資粤自先正魏王有功仁祖之世王室所賴旂常紀之其深澤慶綿用集成太母惟我太母基迹元祐嬪于泰陵逮事宣仁欽聖兩宫凛二南之規兼四教之善正位宫掖三十餘年含洪光大而體坤道之常進退存亡而得聖人之正及靖康初載天割我宋二帝出郊中原無統列侯

相親莫知所圖我太母起于危疑之中自任以天下之重手援大寶授之聖明當方隅傾側之時序璇歷纂承之次雖文母以十亂興周不能過也已而六飛南渡按蹕武林元凶闚朝宄自內作天下之勢甚于綴斿我太母投袂而寢禍機立談而銷逆祲坐使天地復正三辰復明四方元元悉免塗炭雖媧皇以鍊石補天不能過也既勲猷崇極而乃抑華崇儉率禮蹈和塞私謁之塗裁外家之寵清淨謙冲而以道為本沉潛剛克而與神

為謀擁佑聖躬殫誠盡愛煌煌乎度越麟趾思齊之上矣方期清我甸服駕旋舊京虔奉翟車謁欵宗廟極四海之養即內朝之安而昊天不辰禍綿慈極郊𧈅告畢方開盛夏之祥隙駟難留遽捨長秋之御茲天子追慕悼心失圖歎厚載之中傾痛仙游之不返雖遂服不可勉從期歲之喪而興哀無時每過舉音之節由是命有司考易名之典懋飾終之儀告于神明節以壹惠庶幾有以彰淑則而暢徽音謹按謚法明德有功曰昭視民

如子曰慈聰明睿智曰獻安民有功曰烈若乃兩值時
變當陽御籙基圖既安即復明辟澤及萬世與天無窮
非明德有功耶寢興焦勞言動懇惻冒風濤兵革之際
濟宇宙生靈之艱非視民如子耶察興替之端知變通
之利親庶政以任溥天之責奉真人以膺神器之歸非
聰明睿智耶中微之緒而我振之大亂之原而我窒之
從容房帷密幹鴻造非安民有功耶嗚呼道之大者理
謝形容名之尊者言絕稱謂故古者賤不誄貴幼不誄

長而皇后之謚則請之于廟示雖天子必有尊也況我
太母盛德元功負無前比豈承學之臣所能擬議意者
必受成于宗廟為足以對在天之靈大行隆祐皇太后
謚議宜以宗廟之命錫之曰昭慈獻烈皇后謹議大行
隆祐皇太后崩奉告宗廟伏以釁穷積宫闈禍延文母凡
居覆載孰不哀摧國有大喪不敢不告大殯伏以宫闈
寡祐仙馭上賓將奉容依俯臨神匵願温慈之永閟銜
摧割以奚言謹以十七日舉大殯之儀不敢不告掛服

伏以昊天不弔禍及東朝念色養之永違攀仙游而何
及爰舉衰粗之制用酬坤育之恩謹以今成服不敢不
告祭奠比舉郵章恭成襄飾既正阼階之席當陳餘閣
之羞仰冀神游俯歆誠薦殯祭伏以慈壼中虛仙游漫
邈爰舉啟塗之禮以須祖載之期孝養莫追哀誠何極
啟殯伏以邦禍之延坤儀永閟方中告畢即遠有期乃
涓季夏之良恭撤西階之殯追攀靡及摧割奚勝祖奠
恭以復土有期遣車在道猶想庭闈之覲忍瞻警衛之

行攀匶哀號奠䘚祖訣啟奠伏以宮闈寡祐陵寢告成
爰啟蕆塗將臨于厚夜恭陳眞奠永訣于終天遷奠伏
以蓍龜來諗日月有期旣停六紼之儀將舉九原之奉
三靈不弔五内俱摧發引伏以蓍龜告日披紼在庭載
言厥衛之儀將舉殯防之事攀依永絶摧割奚勝掩壙
伏以龜筮協從衣冠永閟神升帝所參三后在天之游
地占山靈豈千人成聚之比追游莫返銜卹奚言上謚
册寶伏以柔儀懿範懋著宮闈盛德元勲實施社稷

乃羣臣謚請于宗廟曰昭慈獻烈皇太后永為千載之稱不敢不告祔廟伏以慈闈厭世甫寃秜因山既終復土之恩爰講祔姑之禮進陪廟祀永作邦休配廟伏以作合先朝援正尊名有欽聖御簾之詔唱為異議由崇寧福軸之奸茲涓剛辰恭舉徽冊用嚴升廟之禮永對在天之靈卒哭伏以颷馭遐升日期寖遠甫隔晨昏之養奄然哭踊之儀追慕亡由嘟哀何極殯宮節八月朔伏以宮壼與哀屢改階蓂之旦寢園在望俄驚陵栢之

秋恭惟昭慈獻烈皇太后位正累朝得齊先后仙游雖
邈慈矩具存地隔三山莫獻蟠桃之實神歸先廟長游
大練之衣適週肖辰何勝永慕秋社伏以宮衣攲御已
虛夏凊之儀農扈報功忽届秋成之後恭惟昭慈獻烈
皇太后儷天德大救物功深既煉石以告成遽乘雲而
不返追攀無及感愴奈何中秋伏以長樂終天人結毋
慈之變蓐收告節月圓秋令之中觀玉琯之屢移望栢
城而增愴恭惟昭慈獻烈皇太后體姜任之德希黃耉

之蹤倏赴帝鄉之期永違天下之養每懷遺訓追極哀
悰九月旦伏以軒星既揜鯢駕莫還方與長夜之哀忽
届杪秋之序恭惟昭慈獻烈皇太后初參十亂道冠六
宫問寢承顔一朝違長樂之養祔姑合食千載奉泰陵
之游摇落有懷追攀無所重陽伏以種稑告成嘗餙九
賓之獻菊萸在御莫伸萬壽之祈恭惟昭慈獻烈皇太
后厚德視天徽音萬世自哀纒于厚夜忽時及于周年
爰致孝思式陳時薦九月望伏以椒掖戒寒栢城無曉

永隔乘雲之馭倏更濡露之辰恭惟昭慈獻烈皇太后化存宮闈澤流寰宇念纂紊承于丕緒常保祐之隆恩緬想徽音何勝孺慕十月望伏以屬結終天時丁良月雖閟宮之在望瞻天練以無階恭惟昭慈獻烈皇太后夢月鍾靈補天儷德奄隔晨昏之養屢驚弦晦之遷茲覩流光何勝永慕下元節伏以驗灰緹室將覩二氣之回校籍清都莫重三元之畢徧思慈範永隔仙游恭惟昭慈獻烈皇太后所憂在賢以儉為寶方佚含飴之慶遽

興復土之哀爰即佳辰載陳誠薦　秀水閒居錄曰元祐末哲宗方擇后京師里巷作打毬戲以一人擊入窠者為勝謂之孟入于是孟在女應中宮之選至昭聖閒宮掖造禁纈有匠者姓孟獻樣兩大蟬相對絶以結帶曰孟家蟬民間競服之未幾后廢處瑶華宮號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議者皆以為讖蟬者禪出家之兆也元符三年徽宗皇帝嗣位欽聖向后同聽政詔后還宮號元祐皇后次年向后崩復出居瑶華如故政和七年

加號希微元通知和妙靜仙師靖康初京師失守徽宗淵聖皇族近屬皆詣敵營中議亦取后淵聖意張邦昌必不能久僭欲留孟后以為興復基本因遣人入城取物紙尾批庚辭與府尹徐秉哲云趙氏注孟子相度份付金人以后廢歲久無預時事不復取邦昌請后入宮詔云遵少帝之玉音湖州士人石茂良在圍城居將官姚丈仲家嘗親見批子敵既退邦昌請后入居延福宮號宋太后既請垂簾號元祐皇后今上踐祚迎后至睢陽上尊號曰隆祐皇太后建炎三年車駕渡江

至餘杭有苗劉二賊之變后復垂簾以平內難二十五日復辟又上尊號曰隆祐皇太后紹興元年崩于會稽初上謚號曰昭慈獻烈後更謚曰昭慈聖獻至是前讖乃驗焉盖入者兩復入也蟬者禪去聲也兩御簾帷之應也大統中絶而復續天位暫傾而復正者后之力可謂異人矣　王德執郭仲威于揚州　郭仲威為真揚州鎮撫使建炎四年八月金人攻揚州薛慶戰死仲威奔于興元及金人退仲威乃來真州屯駐而留其次頭領

李懷中知揚州仲威聞李成在江州且嘗有淄州同駐軍之舊欲往上江合軍到建康遇招信劉綱軍于雨花臺仲威不備為綱所敗遂回揚州作鎮撫使朝廷以其反復終不用為詔劉光世遣王德往德宣言游徼淮上至維揚仲威迎德于摘星臺德手擒之遂并其衆亦有散而之淮西者有歸還淮陽軍者　寇宏與宿遷縣土豪趙革合軍于龜山　寇宏與壽春人素以刺船為事凶悍無行良民苦之建炎末與百姓張先聚衆謂之張

二伯者邀掠舟船沿淮水而行泊于濠泗之間楚州趙立為金人所圍先等以衆至城下立喜用便宜皆以次借官與之時先為首遂以權知泗州軍州事先既到泗州乃令其次劉全權通判軍州事時人謂之劉馬子者而宏與其次也遂令宏水陸廵檢宏與衆數百人泊舟于鳳凰州未幾全自横潤山寨迎取其家属田宏以識之疑逐全是時先在泗州為土豪吴鈐轄所殺宏遂以其衆徑至泗州會先餘衆殺吴鈐轄退泊于龜山時楚

州已陷郭仲威為真揚州鎮撫使宏願聽仲威節制仲威借補修武郎閤門祗候為鎮撫使統制於是國奉鄉在宿遷趙瓊水寨未有所向瓊復以其父華為首領奉鄉說華率衆下龜山與宏合軍華然之遂率其寨俱行至龜山宏大喜乃合軍衆議以徐宗成知泗州臧珪知盱眙軍宏復上鳳凰州刈民麥以圖濠州會傳報仲威為王德所執俄而潰兵有由龜山往淮西者宏遂以舟船行後劉光世以宗成權知泗州是時泗州居民無一

家滿地荆棘荒草而已宏在鳳凰州屢以舟船犯濠州

李玠禦退之

十七日癸未桑仲陷鄧州知軍州事譚兖走西川桑仲

以其黨李横知鄧州軍州事　桑仲率兵圍鄧州譚兖遣

人招纎蓋山王俊觧圍俊率其衆至鄧州入城與兖飲

宴宴罷俊醉兖率衆突圍出奔出入川中仲攻城陷執

俊歸襄陽釘于木驢上呵喝相公遊街遂凌遲殺之

二十日丙戌王亨爲廬州壽春府鎮撫使史康民無知

真揚州鎮撫使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四十七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元年四月二十一日丁亥盡八月八日壬申

二十一日丁亥前威武大將軍曲端死于恭州獄中

初王庶以失延安自劾罷六路節度也聞張浚來作宣

撫處置使即前途迎見之浚以庶為叅議官復與庶偕行浚既失全陜退保蜀中復欲用端庶曰不可富平之戰宣撫與曲端有勝負之約今日宣撫有何面目見曲端若曲端得志雖宣撫亦敢斬之不可用也吴玠亦惧端之嚴明恐其復用乃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心玠侍浚立舉手以示浚然不言也浚雖有殺端之意而未有罪庶等曰曲端嘗作詩題柱有指斥乘輿之意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此其罪也浚乃送端萬

州招管復令恭州取勘康隨先在鳳翔府曾遣端
決背一百有切骨恨後以隨爲提點刑獄公事端聞之
曰吾其死也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嘗日馳四
百里惜之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又數聲乃赴建既至
隨命獄吏縶之紙糊其口熅之以火端乾渴而死遠
近士民聞端之死無不悵怏有數日食不能下者不旬
日鐵象亦斃嗚呼　林泉野記曰曲端字師尹鎮戎
軍人通書史善屬文精騎射建炎初經畧使知渭州

樞密直學士席貢用端為統制屯涇州是冬金人攻涇屢為端所敗時陜西五路制置使王庶以端為都統制嚴酷嘗曰假使曲端忤我我亦斬之端聞而忿敵入延安端不肯救庶走端寨端責以失守因而奪其印累日方得釋三年召端為御營使司提舉以行事務地遠不能赴張浚宣撫陜右築壇拜端為威武大將軍涇州防禦使端登壇諸將懽聲雷動浚由是以忌之四年正月二日兩破敵衆浚欲合五路兵於耀州與敵決戰

端堅持不可謂宜五路分擊浚不從王庶時為叅謀因譖云反乃送恭州及戰于富平乃詐建端旗幟以威敵羅索貝勒曰紿我也一戰我軍大敗庶薦康隨為提點刑獄令誣端以罪次年下端恭州獄逼殺之軍民益體觧而五路遂陷于敵浚還朝中丞辛炳侍御史常同言浚妄殺良將致失五路罷之

翟興殺偽信王楊餻麽之子

沿河守禦官王興報大河北岸有兵千餘人其首領自稱親王翟興命王興招延渡河厚其供饋以兵

衛之既行移或稱信王或稱鄧王或自謂是淵聖文檄不一鼓惑衆聽意在誘結將士動揺邊境興察知其偽首領者覺之乘夜潛遁興委都統制董先追襲至商州獲之乃鄧州楊饑糜之子者識証甚明遂并其黨殺之

馬友敗孔彦舟于潭州遂以湖南副總管知潭州

先是馬友在南陽軍也張用已受招安在鄂州城中友遣都統王成率衆渡江攻鄂州平湖門或走報用用曰何不殺之曰不敢殺也用率親兵登城成見之聲喏于

城下用問為誰曰王成用責其不忠便使以神臂弓射之其衆退還漢陽翼日李允文差友為湖南副總管友遂率衆往湖南至是屢與孔彦舟戰敗之彦舟退去友遂入潭州　郝仲旬復登州防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

辛道宗為福建路馬步軍副總管　孔彦舟在鄂州受招安　孔彦舟在潭州屢敗于馬友乃退去欲向南行因作口號有又被杜鵑頻喚省參差兵馬過衡陽之句遂冦岳州官吏皆走一城盡空彦舟無所掠遂冦鄂州

漢陽軍一帶下寨時鄂州大飢米一升三百五十文民多餓死彦舟括軍中米出糶于市每升二百文人得少蘇皆翕然稱揚彦舟之惠知鄂州李允文聞于朝廷招彦舟彦舟聽命

五月十三日戊申金人哲爾格貝勒攻和尚原吳玠禦退之　哲爾格貝勒以三百餘騎入山谷欲攻和尚原吳玠遣兵擊之山谷中路狹而多石馬不能行金人弃馬遂敗走于鳳翔府　默呼攻箭筈關吳玠擊退之　默呼

徽三月之敗復會烏嚕哲爾格貝勒由階蕪出散關吳玠擊走之時默呼方攻箭筈關玠復遣兵擊退默呼不得與二帥合矣 邵清冦太平州 邵清先受朝廷招安授樞院水軍統制城湖縣駐劄張俊討李成令清聽節制清至池州與張用徒黨相持時時戰鬬又辭以無根於朝廷朝廷從之清遂復回蕪湖就粮是時當塗蕪湖久苦清之擾皆不喜其復至清遣人往太平州買賣 知州郭偉不放

入城乃曰郤統制已有指揮往收李成安得復回此郤清聞之怒率衆欲入城城門皆閉遂擁衆攻城時五月十六日也清有衆數萬大小舟數千艘入姑溪河上蓮褐山下至采石東至三湖口與其黨單德忠孫立魏曦閆在分布徧滿又于城中外四壁剏立硬寨開䟃姑溪河水盡瀦圩埠掘斷援兵來路燒屋宇驅百姓沿江採研青岾于城下填疊慢道兩所百姓稍怠緩者敵在後以刀殺之并其屍和柴草疊路一日之間慢道與

城相平下瞰城中縱火箭焚燒樓櫓取有孕婦人一二
十人城下割腹取胎以卜吉凶自此攻城晝夜不息用
雲梯及三稍五稍砲者百餘座天橋對樓鵞車洞子一
發四面填濠攻城偉親率將士軍民城上與敵血戰官
負軍民傷中者千餘敵以砲打損一敵樓搖動欲倒壞
共請立木别修偉曰砲車在城下曉夜攻擊無休息時
何暇修敵樓命百姓運土實之倏忽滿遂牢固不復别
修清亦不能近偉方食于城上清一砲擊其案損偉不

動又以矢斃其侍吏偉亦不顧巳未夜偉召募長鎗敢死軍兵下城西壁刼敵營寨東風緊猛發火焚燒敵兵所疊慢道火焰熾延及鵝車洞子之屬敵不能救遂將所擄强壯無殘疾鄉人用錦繡衣服新頭巾裝束驅催往江口剖腹取心祭轉西風不應敵連夜接戰傷重及死者甚衆偉以姑溪水面高于敵寨地遂于辛酉夜召募軍民下城開畎河水水勢湍急渰浸敵寨計窮蹙會鎮江府劉光世遣人來招安壬戌拔寨遁走下水而去

初清有叅議魏曦者多知有謀偉忌之乃用響箭射一文字至城下清得之又兩日清殺曦人皆謂偉用間言清信之也　六月朱勝非在江州上疏乞恤民招盜

朱勝非自罷知洪州轉徙于湖湘間建炎四年六月復觀文殿太學士除江州路安撫大使知江州勝非聚兵于吉州逗遛不進以劉紹先楊勍傳樞為統制及李成陷江州為張俊所敗勝非乃以紹先兵屯江州數月勝非方至然除命已一年矣九江新遭李成所破被禍最

酷凋殘甚于他郡而帥府舊治豫章創移于九江官府荒陋且不可號令一路方朝廷置鎮撫使移易諸路帥臣經畫無節于是勝非上疏論東南盜賊欲招撫西北强敵則命之以官使流離北人各得其所所汰被擄者老弱者不願從軍者留精鋭使散處軍如此當不為患至若江西大冦皆因朝廷號令無定横歛不一名色既多貧民不能堪以故為冦且言臣被詔赴任來自桂嶺陸行一千七百餘里至臨江軍所見道上居民及近路村

落自入衡州界有屋無人入潭州界有屋無壁入袁州界則人屋俱無良民不辜情實可憫陛下幸隆寛詔深加哀憐蠲削苛擾俾知實惠招降其首領與補降官收隷軍籍而散遣其徒衆各使還業則江西之亂庶可指日平也不然則為盜者日益衆勢必南軼湖南二廣皆不得安矣先是李宋仁亂江西帥臣監司多往招收或許以髙爵或啗以厚利宋仁閒殺所遣之人乍服乍叛終莫能平勝非募世範叩問再三知其能辨然後自為

文榜授之使行以招之世範如其言而往不數日宋仁輩三十餘人來降然後諸郡觧嚴　郭仲威自焚刼平江府即轉至淮甸王德誘而執之檻送行在　朝廷以仲威望敵不見焚刼而出誤平江一城生靈若仲威也且在真揚州䟦扈之迹甚明命王舜成押赴平江府淩遲處斬是日也舜成以甲兵防䕶淩遲于飲馬橋下城中軍民歡躍稱快　張俊追及李成敗于蘄州石幢坡成走附于劉豫　張俊既敗商元馬進于江州而李成

在蘄州俊引兵渡江至黄梅縣與成戰敗之成據石幢坡憑山以木石投人俊乃先遣游卒進退若爭險狀以誤之俊帥衆攻險賊衆奔潰追殺賊將孫建馬進及首領無數自黄梅六安諸郡賊徒聞風遠遁成北走偽齊

張俊送知鄂州李允文于行在　張俊為江淮招討使移牒李允文曰恭奉聖㫖統大兵前來掩殺賊徒李成請照會時鄂州根食且盡而孔彥舟在漢陽以來允文得牒遂悉衆往江州丁家湖見俊俊分兵三百人與

允文田州允文怒俊奪其軍有言侵俊俊怒其在鄂州
殺袁植等事差人押送行在所　沈與求為侍御史
先是沈與求為侍御史以論李綱乞詔宰執選用罪戾
之人除職與郡遂除直龍圖閣知台州侍闕未赴上思
與求之忠有旨召還再除侍御史上嘗從容言王安石
之罪在行新法與求對曰王安石以己意變亂先帝法
度誤國害民誠如聖訓然人臣立朝未論行事之是非
先觀心術之邪正揚雄名世大儒主盟聖道新室之亂

乃為美新劇秦之文馮道左右賣國得罪萬世而安石
于漢則取雄于五代則取道臣以是知其心術不正則
奸偽百出僭亂之萌實由于此起自熈寧元豐以來士
皆宗安石之學沉溺其說節義凋喪馴致靖康之禍汚
為賣國一時叛逆適逭典刑願陛下明正其罪以戒為
臣不忠者是時上欲究僭偽事因與求之言遂大感悟
邵興退軍于興元府　邵興在盧氏縣為董先所攻
興不勝遂率衆走入興元府投安撫使王庶宣撫使張俊

以其姓名與年號偶同遂改其名為隆　七月岳飛為神武右軍副統制　張用以兵五萬降于張俊　張用自咸寧縣趨江西屯于瑞昌境中曹成屯于吴仙鎮張俊既敗李成成歸劉豫矣乃使岳飛招用用降用有受降之意令諸軍來日往吴仙鎮與成合軍翌旦軍士有之吴仙鎮者久之用不至衆皆疑之俄有承局報用已受岳飛招安追軍馬皆回衆以既行三十里不可回矣乃趨吴仙鎮曹成令軍中人別作一寨未幾用再遣人追

其軍馬遂往瑞昌與合矣　討論蔡京王黼童貫譚稹
李彥朱勔梁師成孟昌齡楊戩父子親黨門人得官改
轉者皆降八官　宰相范宗尹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
舉臨安府洞霄宫　范宗尹為宰相侍御史沈與求言
其無經畫才遂罷之制有之曰昔輕用人言妄裁官簿
以廟堂之尊而負天下之謗以人主之孝而暴君親之
非朕既丁寧德意而申命于朝汝方廢格詔書而持必
于下此宗尹所以罷相也范宗尹字覺民襄陽人宣和

三年登進士乙科時年二十三靖康初召赴闕累遷諫
議大夫是冬敵再至順宗尹俯伏流涕請割三關與敵
康王在單州宗尹自都來迎建炎初言官疏其主和之
罪罷落職三年召復諫議大夫是秋參知政事從駕幸
海道次年召復諫議駕回越州拜尚書右僕射奏改御
前五軍為神武五軍御營五軍為神武副五軍分江淮
京湖路為十五鎮撫使各為守備屏蔽行在乃以呂頤
浩守江東朱勝非守江西劉光世守浙江蘑孫覿汪藻

李擢陳戩謝克家入朝量移王時雍徐秉哲莫儔吳幵王紹王及之胡思等上皆不知識者尤其不公金遣秦檜歸朝士多疑之惟宗尹李回主其忠遂擢為禮部尚書李成入寇建議遣張俊等破之紹興元年宗尹議討論蔡京等父子親黨門人得官改官者侍御史沈與求以為言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薨年三十

十六日庚戌張琪寇饒州　張琪寇饒州呂頤浩遣統制郝晸政崔增王進顏孝恭閆臯與戰大敗之琪退走

遂冦浮梁　權知濠州李玠率家屬去令張德權知軍州事　李玠在濠州當羣敵縱横之時以嚴酷殺伐守其城縱兵横擾于民故能得兵軍之情久處于危城中金珠寳貨不可以數計玠棄城而去陸路既不可行又水路為冦宏所扼宏屢犯城下與玠戰勝負相當至是玠通書與宏許之玠遂留州印與廵防官張德令德權管軍州事玠乃以家屬泛淮而去凡得民間金銀財寳皆重載而行至鳳凰州見宏宏待之甚厚玠言濠州無

守將使宏進趨城可以保民而功成

二十一日乙卯劉光世招安卞寧及郭仲威餘黨渡江卞寧者楚州五湖捕魚人也初寧聚集捕魚人後又聚強壯僅有千餘人在湖中山歸北里為寨無粮食專掠人為粮郭仲威在真陽遣人招之不應至是受劉光世招安又有仲威餘黨欲渡淮投劉豫豫不受復出屯于淮南亦受光世招安光世皆令在長蘆以待發舟船濟渡寧及仲威餘黨皆集于長蘆無粮食集皆飢乃掠人

為食半月之間食稻萬餘人乙卯兀朮世方發舟船來濟渡先是烏珠屯于六合既退軍不驅擄百姓尚未覺凋殘經寧等食覺凋殘矣　詔張俊班師　中書舍人林適轉對劄子　伏見比日收復江筠等州李成敗兵奔逃潰散淮南蓄騎渡淮愈遠蓋亦上天悔禍稍稍休養生聚以成陛下中興之業願乘此時嘗膽愛日聚兵積粟蒐閱士卒夙夜籌畫以備向去防秋之計自金人南牧天下痛心疾首日望一日今五年矣將不加勵士不

加勇財不加富然未知所以善後者萬一循習目前如
積薪厝火寢處其上可謂安乎李成等與金人結連為
聲援今雖敗衂根株未除餘孽猶在藏蓄愈深不可不
慮也金人前歲蹂踐江浙氣燄尚驕今聞遂爾北去在
兵法兩敵相當多夸示所長匈奴匿其壯士肥馬示以
羸怯遂有平城之圍鷙鳥欲搏必戢其翼況北歸之衆
齊集淵藪未離巢穴安知不示弱以怠我師俟秋高馬
肥遣李成招集瀕淮飢民呼吸羣盜侵軼江南徐以勁

騎揚兵福山擣虛淅右水陸並進以困我備禦以分我應援兵法所謂多方以誤之彼處其逸而我不暇給矣比聞北人再攻關陝窃思敵人非直為陝右也前代諸葛亮以偏隘之蜀尚欲與曹操爭天下必先取仲達乃勤師渡瀘豈為甘心于不毛之地哉趙元昊未叛命之前連年先以兵取嘀斯囉諸部族然後舉兵而南是皆先去後患俾無牽制尾顧之虞況陝西吾勁兵之地敵倘踰淮越江不顧其後犯兵法所忌今遽併力于西陲

安知其計不在于南侵也宣王撥亂之雅內修政事然後外侮不加今日之弊惟在兵不習戰將不肅命財用殫匱民食艱蹋州縣以軍興為名而掊取無度此迺腹心之深病政事所當先而敵國外患正為病在四肢可以漸去也陛下與廟堂公卿大臣汲汲講圖之臣書生何足以揣度事机倘赦其狂瞽少賜採擇幸甚

八月八日壬申張俊點揀張用人馬　張用在分寧縣令家莊受岳飛招安張瑞昌親揀其軍五萬強壯者留

之餘逐便令去有投曹成者有投岳飛者有投韓世忠者有自營生者自此曹成走湖南韓世忠追之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四十七